



沈从文 等著

XIAO  
qing shu

# 小情书

民国才子才女情书选  
全彩经典收藏本



清华大学出版社  
<http://www.tup.com.cn>

沈从文 等著

XIAO  
qing shu



# 小情书

民国才子才女情书选

全彩经典收藏本

重庆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情书:民国才子才女情书选/沈从文等著. — 重庆:重庆大学出版社, 2013.6

ISBN 978-7-5624-7353-4

I. ①小… II. ①沈… III. ①书信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①I266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3) 第091133号

小情书:民国才子才女情书选

沈从文 等 著

策 划:  重庆日报报业集团图书出版有限责任公司

责任编辑:曾钰钦 版式设计:龙珊珊

责任校对:谢 芳 责任印刷:张 策

\*

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出版人:邓晓益

社址: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21号

邮编:401331

电话:(023) 88617183 88617185 (中小学)

传真:(023) 88617186 88617166

网址:<http://www.cqup.com.cn>

邮箱:[fxk@cqup.com.cn](mailto:fxk@cqup.com.cn) (营销中心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重庆市蜀之星包装彩印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\*

开本:890×1240 1/32 印张:8.75 字数:157千

2013年6月第1版 2013年6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624-7353-4 定价:36.00元

---

本书如有印刷、装订等质量问题,本社负责调换  
版权所有,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 
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,违者必究



目 录

丁 玲

致胡也频/1

高君宇

致评梅/5

石评梅

惆怅/17

洪灵菲

致曼曼/21

蒋光慈

致宋若瑜/23

宋若瑜

致蒋光慈/31



瞿秋白

致王剑虹/34

给妻子杨之华的信/35

梁实秋

槐园梦忆——悼念故妻程季淑女士/39

林觉民

与妻书/47

鲁 迅

两地书 致许广平/50

庐 隐

雷峰塔下——寄到碧落/98

致李唯建/101

李唯建

致黄庐隐/109

林徽因

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/114





沈从文

由达园致张兆和/123

小船上的信/132

夜泊鸭窠围/135

泸溪黄昏/139

谢冰莹

致美弟/141

许地山

致周俟松/150

花香雾气中底梦/151

萧 红

致萧军/154

徐志摩

爱眉小札·日记/156

爱眉小札·书信/174

郁达夫

致王映霞/192



杨 骚

致白薇/212

白 薇

致杨骚/216

朱 湘

海外致霓君/218

朱生豪

寄在信封里的灵魂 致宋清如/253

朱自清

致亡妻/259

致陈竹隐/264





丁 玲

· 致胡也频 ·

爱人：

先说这时候，是11点半，夜里。

大的雷电已响了四十分钟，是你走后的第二次了。雨的声音也庞杂，然而却只更显出了夜的死寂。一切的声音都消失了，唯有那无止的狂吼的雷雨和着怕人的闪电在人间来示威。我是不能睡去的，但也并不怎样便因这而更感到寂寞和难过，这是因为在吃晚饭前曾接到一封甜蜜的信，是从青岛寄来的。大约你总可猜到这是谁才有这荣幸吧。不能睡！一半为的雷电太大了，即便睡下去，也不会睡着，或更会无聊起来，一半也是为的人有点兴奋，愿意来同我爱说点话。在这样的静寂的雨夜里，和着紧张的雷雨的合奏，来细细的像我爱就在眼前一样的说一点话，不是更有趣味吗？（这趣味当然还是



我爱所说的：“趣味的孤独。”)

电灯也灭了，纵使再能燃，我也不能开，于是我又想了一个老法子，用猪油和水点了一盏小灯，这使我想起五年前在通丰公寓的一夜来。灯光微小得很，仅仅只能照在纸上，又时时为水爆炸起来，你可以从这纸上看出许多小油点。我是很艰难地写着这封信，自然也是有趣味的。

再说我的心情吧，我是多么感谢你的爱。你从一种极颓废，消极，无聊赖的生活中救了我。你只要几个字便能将我的已灰的意志唤醒来，你的一句话便给我无量的勇气和寂寞的生活去奋斗了。爱！我要努力，我有力量努力，不是为了钱，不是为了名，即使为偿补我们分离的苦绪也不是，是为了使我爱的希望不要失去，是为的我爱的欢乐啊！过去的，糟蹋了，我的成绩太惭愧，然而从明天起我必须遵照我爱的意思去生活。而且我是希望爱要天天来信勉励我，因为我是靠着这而生存的。

你刚走后，我是还可以镇静，也许是一种兴奋吧，不知为什么，从前天下午起，就是从看影戏起便一切全变了，××邀我去吃饭，我死也不肯，××房里也不去，一人蹬[蹲]在家里只想哭。昨天一清早，楼下听差敲房门（因为××也没有用娘姨）说有快信，我糊里糊涂地爬起来，满以为是你的来信，高兴得了不得，谁知预备去看时，才知道是×××来的，虽说他为我寄了十一元钱来，我是一点也不快乐的，而且反更添了许多懊恼了。下午一人在家（××两个看电影去了），天气

又冷，烧了一些报纸和《红黑》《华严》，人是无聊得很，几次想给你写信，但是不敢写，因为我不敢告诉你我的快死的情形，几次这样想，不进福民<sup>①</sup>也算了，不写文章也算了，借点钱跑到济南去吧。总之我还是不写，我想过了几天再写给你，说是忙得很便算了。一直到晚上才坐在桌边，想写一首诗，用心想了好久，总不会，只写了四句散文，自己觉得太不好，且觉得无希望，所以又只好搁笔了。现在抄在下面你看看，以为如何（自然不会好）：

没有一个譬喻，

没有一句凑当的成语；

即使伟大的诗人呵，

也体会不到一个在思念着爱人的心情。

唉！颊！你真不晓得一个人在自己烧好饭又去吃饭时的心情，我是屡次都为了这而忍不住大哭起来的。

楼下听差我给了他一块钱，因为我常常要他开门和送信。因此自己觉得更可怜了，便也曾哭过的。

今天一起身看见天气好，老早爬起来，想振作，吃了一碗现饭，便拿了《壁下译丛》到公园去了。谁知太阳靠不住，时隐时现，而风却很大，我望着那蠢然大块压着的灰色的重云，我想假使我能天上，也不会快乐了。我不久便又蹒跚地走回来了。下午××两人又去看电影，邀我去，我不愿，我是宁可一人在家思念我的爱而不愿陪人去玩，说得老实点，说是想依着别人去混过无聊的时日。在丁玲是不干的。可是天气还是冷，你

知道，一冷我是无办法，所以在黄昏我便买了半块钱的炭回来了。现在还是很暖和的一边烤着火，一边为你写信。若是没有一点火，我是不坐下来的。

现在呢，人很快乐。有你一切都好，有你爱我，我真幸福，我会写文章的。而且我决定安心等到暑假再和你相聚，照我们的计划做去，而且也决心，也宣誓以后再不离开了。

雷电已过去，只下着小雨，夜是更深了。灯也亮了，人也倦了，明天再谈吧，祝我的爱好好地睡！我真的是多么甜蜜而又微笑地吻了你来信好几下呢！

一点差十分  
你爱的曼伽<sup>②</sup>

① 福民：即上海福民医院。

② 此信无日期。应该为1930年胡也频为还债而离沪赴济南省立高中任教，丁玲留在上海继续从事创作的时期。



高君宇

· 致评梅 ·

1. 一九二三年四月十六日致评梅信<sup>①</sup>

评梅先生：

十五号的信接着了，送上的小册子也接了吗？

来书嘱以后行踪随告，俾相研究，当如命；惟先生谦以“自弃”自居，视我能责如救济，恐我没有这大力量罢？我们常通信就是了！

“说不出的悲哀”，这恐是很普遍的重压在烦闷之青年的□[笔]下一句话罢！我曾告你我是没有过烦闷的，也常拿这话来告一切朋友，然而实际何尝是这样？只是我想着：世界而使人有悲哀，这世界是要换过了；所以我就决心来担我应负改造世界的责任了。这诚然是很大而烦难的工作，然而不这样，悲哀是何时终了



的呢？我决心走我的路了，所以，对于过去的悲哀，只当着是他人的历史，没有什么迫切的感受了，有时忆起些烦闷的经过，随即努力将他们勉强忘去了。我很信换一个制度，青年们在现社会享受的悲哀是会免去的——虽然不能完全，所以我要我的意念和努力完全贯注在我要做的“改造”上去了。我不知你为何而起了悲哀，我们的交情还不至允许我来追问你这样，但我可断定你是现在世界桎梏下的呻吟呵！谁是要我们青年走他们烦闷之路的？——虚伪的社会罢！虚伪成了使我们悲哀的原因了，我们挨受的是他结下的苦果！我们忍着让着这样唉声叹气了一生吗？还是积极的起来，粉碎这些桎梏呢？都是悲哀者，因悲哀而失望，便走了消极不抗拒的路了；被悲哀而激起，来担当破灭悲哀原因的事业，就成了奋斗的人了。——千里程途，就分判在这一点！评梅，你还是受制命运之神吗？还是诉诸你自己的“力”呢？

愿你自信：你是很有力的，一切的不满意将由你自己的力量破碎了！过渡的我们，很容易彷徨了，像失业者踟躅在道旁的无所归依了。但我们只是往前抢着走罢，我们抢上前去迎未来的文化罢！

好了，祝你抢前去迎未来的文化罢！

君宇静庐

一六，四，一九二三

① 此信末尾所写年份原笔画辨识有不同，有的地方报刊录为一九二一年，有的录为一九二三年，从内容看，为高君宇、石评梅相识不短，但尚未提及爱情问题时所写较可信，暂录为一九二三年，确切解释，待考。

## 2. 一九二三年九月二十七日致评梅信

评梅：

昨天的信我接读了。

我之所以提及副刊引文，并它招来的追问，原不过当一件消息报告，并不含丝毫怨怼你的意思，你为何跟从了俗尚的解释，要说那抱歉性质的话呢？我有好些事未尝亲口告人，但这些常有人代我公布了，我从未因这些生了不快；我所以微不释念的，只是他们故甚其辞，使真相与传言不免起了分别；就如我们的交情，说是不认识，固然不是事实，然若说成很熟识的朋友，则亦未免是勉强之言；若有人因知我们书信频繁，便当我们是了解的朋友，这种被揣度必然是女士不愿意的，那岂不是很不妥当的事；我不释念的就在此点。如你果是“一点也不染这些尘埃”，那我自然释念，我自己是不怕什么的。至于他们的追问，我都是笑着回答了的；原亦不过些演绎的揣度，我已将实情告诉，只说我们不过泛泛的朋友仅通信罢了。这样答法是否适当？至于他们问了些什么，很琐碎的，无须乎告你了。

我当时的感兴，或者是暂时的，原亦无告你的必要，不过我觉青年应是爽直的，忠实的话出之口头，要

比粉饰的意思装在心里强得多。你坚壁深壑的声明，这是很需要的——尤其是在一个女性的本身；然而从此看出你太回避了一个心，误认它的声音是请求的，是希冀一种回应的了！如因这样一句话而使你起了惶恐的不安，那倒是一罪过，希望你告我，我当依你的意思，避开了一切。至于你问什么是新奇的感想，因你同时又说勿再讲及，这样，我亦觉得这过去刹那的火花，是否还留热种在人间实一大疑问，亦求不提好了。

二十一号的信，我答应你详复的，现在已过数日，我想不需要了，可否许我不复它了？

祝你安健！

尚德

九月二十七日

这信请阅毕付火

### 3. 一九二×年×月十二日致评梅信

评梅先生：

今晚赴一会，经过四小时很起劲的长辩之后，大家终于无决议的散了；归来一路不禁暗笑，觉众生理智大类似聚蛆。及读君信，才使我心境得着了一些平静。

这平静是带着一种失散的茫然的回忆的，同时似乎比我鄙视的那种聚蛆的理智更可讪笑。

这是终究不当隐讳的，世上确有一个心祭献在宝座之前，但经神再三表示这种祭献是一种失敬之后，人间的虔诚早已收葬在冰雪之窟了。彼从来不知失悔为何物之心，为招致在对方心中之不安而失悔了；而且决定努力消除此种不安了。前信绿波之及，全然是如此驱使，君书谓“因人之误会而误会”，我今日尚误会何为者？——愿君勿犹以为真有“使我恐怖者在”。请放心，我早不误会了！

我觉从前之平凡的情境，似较现在之隔膜为有生气的，我也觉人心的隔膜是应当打破的。但当了人世安于隔膜的时候，又何一定要回复那种平凡而有生气的情境？诅咒一切付于了解的努力好了！

我来与否原不必问君之“挡驾”与否，惟扰君清静则大可畏。关于诗的答信，尚须迟之异日。惟愿君清静，惟愿我过失一切话未在君心发生影响。

我近来性情也大变，易怒，喜独步。孤寂之言，不免开罪大雅，笑之可矣。

君字

十二日早二时



#### 4. 一九二三年十月十五日致评梅信

评梅：

由仲一信中函来之书，我接读数日了。当了你自己正是忙的时候，我频频以书信搅扰，且提出一些极不相干的问题要你回答，想来应当是歉疚至于无地的。

你所以至今不答我问，理由是在“忙”以外的，我自信很可这样断定。我们可不避讳地说，我是很了解我自己，也相当地了解你，我们中间是有一种愿望（旁注：什么话？你或者是这样——）。它的开始，是很平庸而不惹注意的，是起自很小的一个关纽，但它像怪魔的一般徘徊着已有三年了。这或者已是离开你记忆之领域的一事，就是同乡会后吧，我的一信，那信具着的只不过是通常问，但我感觉到的却是从来不曾发现的安怡。自是之后，我极不由己的便发生了一种要了解你的心。然而我却是常常担悬着，我是父亲系于铁锁下的，我是被诅咒为“女性之诱惑”的，要了解你或者就是一大不忠实。三年直到最近，我终于是这样提悬着！故于你几次悲观的信，只好压下了同情的安慰，徒索然无味的为理智的解劝，这种镇压在我心上是极勉强的，但我总觉不如此便是个罪恶。我所以仅通信而不来看你，也是畏惧这种愿望之显露。然而竟有极不检点的一次，这次竟将真心之幕的一角揭起了！在我们平凡的交情，那次信表现的仅可解释为一时心的罗曼，我亦随即言明已经消失，谁知那是久已在一个灵魂中孕育的产儿呢？我